Feb.20, 2021

2864年1月24日, 南极无人区, 望星崖。

Mount Stargaze

望星崖,无边的草地在融雪季吐绿,开花,牧民也将他们的领地扩张到了这里,南极无人区径深很远的一个为期半年的聚落。向着低点运动的太阳下,这片冰雪消融的土地上纵横着无数的水道,充满水的土地供养着牧民一年的生计。

但湿地在萎缩,伸缩不定的冰川迫使牧民们一年年更改聚落的位置,接近春汛能够到达的地区,牵引的工作量一年大过一年。

这年,融雪来的极为的少,南纬 73 度的望星崖,传说是冰之女神 Keyota 的居所,近几年也随着草籽的逐渐发芽,成了水草丰美的沃土。

Motkhina 引着羊群,坐在望星崖顶,牲畜徘徊在食物与鲜花之中。南方远侧有一片斜斜的反着阳光的云,沐浴在这样的阳光下,Motkhina 舒适的打了个哈欠。

Lomiaya则在山下的临时棚屋当中,拿着一根粗糙木质的铅笔,在日记本上写下今日的日期。天光逐渐转淡,Lomiaya看着窗外,慢慢的写下:

「1月24日,天气晴转阴,转雪,暴雪。」

「希望姐姐快点回来...好黑...」

然后就是黑暗中的乱涂,辨认不出来字形了。顷刻间黑云已经压到头顶,大风也伴随着 刮起,雪粒跟着来到。一次暴风雪,牧民一年的辛劳就要毁于一旦了吧...

似乎不仅是一年的辛劳的问题...

棚屋的顶盖被掀开,然后是顶风的那面墙轰然倒塌,最后,屋子荡然无存,只有一片铺散满地的物品和在其中,雪粒夹杂着沙子迷了眼睛,在风中流泪的 Lomiaya。虽然是"感受不到寒冷的身体",但是在如此黑暗,伸手不见五指,耳边大风呼啸,甚至让她也感到有些微冷,说不清来源的恐惧瞬间充满了她。

那以后又过了很久, Lomiaya 的日记本已经被死抓着的指甲捅破了书皮, 大风中也撕掉了几页日记, 风才休止, 白色的雪与冻实的水面反着北侧正要升起的月亮。 Motkhina 没有回家...她在望星崖顶, 不会是...Lomiaya 控制自己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想, 但是完全遏制不住的, 眼泪还是流了出来。

第二天日间,苍白的雪漠拒绝着一切阳光的加热,牲畜已经无存,血肉结成了冰,任凭风来侵蚀。竭尽全力向望星崖顶冲刺,看到的却是只有一群冻结在地上的山羊的尸体, Motkhina 的踪迹,全然没有看到。

混乱,天旋地转,瞬间扑面而来的狂风,让她完全不知所措。摸着黑想要抓住牲畜的栓绳,但却一个趔趄一个趔趄的完全失去了地标。结冰的斜坡很滑,完全站不住脚,月光中慌张的向似是而非的光亮处逃跑,回过神来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。陌生的雪地,还在绽放的花就被冻结成了标本。没见过的结冻的湖泊,陌生的山谷和山峰,Motkhina 已经完全失去方向了。日过中午,Motkhina 身上的食物,撑不了两三天。Lomiaya 还好么?家产还在么?一系列问题困扰,步伐也沉重,越去想,越是觉得失去了所有希望。

2864年1月31日, 南极无人区

空的布袋。好几天没有满足的进食的欲望,伴随着一阵阵低血糖导致的晕眩袭来。 是晶莹地白的望星崖。

「...我坐在这里...?」

「如果可以在这样的望星崖上,永远的坐着,那该有多好呀。」

2864 年 2 月 6 日,伊莉蒂, Motkhina 居所

惊醒,我坐在自己冬季居所的床上。是谁这样好心,与幸运,将 Motkhina 送到了这里。又有一丝不安,谁能打开房门而不露声色的离开?虽然似乎是失去知觉了很长时间,又睡了很久,但为什么...为什么这么累...身上还是有寒冷的冰渣...为什么?但是疑惑很快又被疲惫冲淡到痕迹。